

夙愿之花狂肆绽放

悲願¹の花は狂い咲きけり

©2018 Palmette Lotus

yuyuyu 百合绝顶・终末合同志《花散る先もあなたと》收录

翻译 uhq9e

¹ [ひがん]音同彼岸，故标题也可拼为「彼岸之花狂肆绽放」。

愿望实现之时，便是生命逝去之时。

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想法的呢。如今已经无从回忆了。唯一能够回忆起的，只有幼时认识到幸福根本不存在这件事。

我那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不仅如此甚至连作为一名人类的尊严都没有的童年时光。每晚，我都会用身心剧烈内耗却仍然惊人地明晰的头脑思考。

想要获得幸福。

但是只要还活着，我就永远都是不幸的。

那么——是否去死就可以了呢。

就此不再醒来，落入永恒的睡眠，一定就会迎来幸福的明天，我这样想。

然而，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我总是陷入决定性的矛盾之中。

死亡的前方并没有明天。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我，除了惧怕着一味重演的地狱一般的每一天，度过寂寞孤独的夜晚以外，别无他法。

「那是……乃木桑？」

刚到书店买好想要的游戏杂志，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映入了我的眼帘。乃木桑正站在新书/专业书籍区的一角。那里摆满了大学生一类的人会读的书籍。

——看不惯。

刚刚还很期待的游戏杂志，现在却让我觉得非常地陈腐。冲动之下，我粗暴地把手中的杂志放回原处。

又一次对无聊的对抗心、不知第几次的嫉妒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即使我试图去动用头脑理解这种情绪，我的心也是不会照做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为了确认对方正在看什么书，快步靠近了过去。

我不想一个照面撞上去弄得气氛很奇怪，就从书架的死角偷偷观察。没问题，没有被发现。

如此胆怯的我，试着去窥探她的手边的时候……注意到了。

她在哭。

一滴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倏地流了下来。

眼前的景象，让我无法移开视线。

最终乃木桑把手里的书原样放回书架，离开了书店。

结果，我也什么书都没买就走出书店，尽可能慢地走了回去。

.....

乃木桑的眼泪，还有那本书的标题，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自我心理治疗实践』

我看到了。

绝对不会展示给任何人……估计就连那个上里桑也不知道的，她的影子。

「看不惯啊……」

我就是看不惯，你的那种地方。

我还以为，你已经战胜了。

土居桑和伊予岛桑的，丧失。

对潜藏在明天的死亡的，恐惧。

＊

因为之前的那件事，我被剥夺了勇者系统，大赦命我在家禁闭。虽然并不允许外出，不过前几天我也偷偷出去买了书。

虽然没想到会看到那个样子的乃木桑。

自那以后，我思考她的时间变多了。

在电视里威风凛凛地表演的样子，也开始让我更多地感到一种滑稽，而不是急躁。

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掌握着那个英雄的弱点。

那可是乃木桑啊。别说高岛桑了，八成就连上里桑她都没有透露吧。

暗自流泪，就是最有效的证据。

无法同任何人分享苦恼的这份痛苦。

我心知肚明。

因为我，也曾孤身一人。

因为我，现在又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状态。

这些天我一想到乃木桑，心情就会不可思议地平静下来。没有同情心的市民伤人的话语，也变得无所谓了。这是饱受孤独折磨的乃木桑令我感到愉快的缘故，还是另有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内在}心一定……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吧。

「得去……买饮料了」

半被黏糊糊的思考淹没着，我开始准备外出。

到丸龟市内的家附近的超市买完东西，我踏上归途。为了早点回到家，我决定不走我平时走的很少有人走的弯路，而是去走大路。

回想起来，这个选择或许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

「本来啊，你光在那演讲些什么连死去的同伴的份儿一起战斗，可是情况不还是一点儿都没变好吗！」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店员和客人似乎正在发生什么争执，而正被劈头盖脸地骂着的人，居然是乃木桑。

「……这一切，都是因为身为勇者领队的我太弱而招致的。非常，抱歉……但是我的同伴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使命的！」

面对一改态度语气强硬地声援我们的乃木桑，店员一瞬间畏缩了一下。

「呵，哼，同伴是吧。但是你的同伴，难道不是个袭击人的杀人狂吗」

这时候，终于开始拿我当靶子了。不过我也早有预料，事到如今不管这些家伙怎么说，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了。

但她，并不是这样。

「你说……什么……」

乃木桑的气场突然变了。

握紧的拳头正颤抖着。

「被那种家伙保护，真是大可不必啊。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背刺。你要是也是勇者，我可希望你先把那个同伴讨伐了呢」

感觉到，店员说出了决定性的一句话。

乃木桑眼中的光消失了，随后她小声嘀咕了些了什么。

——要我对千景拔刀相向……开什么玩笑。

嘴唇的动作，看起来像是在那样说。

下一个瞬间，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和那个时候一样，瞄准了乃木桑。

「等等」

乃木桑对我的登场感到非常惊讶……然后似乎察觉到了她正要干出什么事。

我立刻拉着她的胳膊，飞快离开了那里。

我无法原谅。伤害她的东西。

我十分高兴。你会为我着想。

——我想去守护。孤独一人的你。

回过神来，我和乃木桑已经跑到了丸龟站的紧后面。久违的全力奔跑，让我心跳加速。呼吸紊乱，氧气不足，头晕目眩。

但同时又不可思议地充满了兴奋感。

「千……景……你为什么……会在这？」

乃木桑一脸混乱地问道。因为我正处于绝赞禁闭中，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了。

「我只是来买饮料而已」

平日午后的丸龟站人流稀少，两人在空无一人的车站的长椅上坐下了。虽然触感意外地冰冷，但对于我们奔跑得发烫的身体来说反而十分地舒服。

「——对不起」

乃木桑转过身来，向我道歉。

「要是你没来……我就……」

「这是没办法的事吧。我看精灵的影响也是有的」

我决定先安静等她平静下来。这种时候，如果是上里桑的话，是否会温柔地去包容她呢。遗憾的是，那等的胆量和包容力……我都没有。

「不只是……精灵的缘故」

乃木桑喃喃自语道。

「我不想回忆我那个时候是要干什么。但是，默许了溢出的激烈感情的，还是我自己」

精灵所致的感情污染，只不过是诱因罢了。

最终认定是非的还是自己，她说。

啊啊——是这样啊，你一定。

「乃木桑，你真的很」

你一定，比我还要……

「脆弱呢」

能够为了素不相识的人而战斗。

人们赞扬她坚强，赞扬她温柔。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

她不过是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而已。

只是把自己关进了名为英雄的壳里而已。

「我很脆弱……？」

「没错……企图伤害本应保护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毫无疑问就是最真实的你」

为了素昧平生的人一直战斗下去什么的

「真正的你」

总有一天会到达极限，我十分清楚。

「和我一样——只是个弱小的人啊」

乃木桑睁大了眼睛，沉寂了几秒后，

「……这样啊，我是……弱小的人啊」

像是放心了一样，如此嘀咕道。

傍晚的人流，夺走了我们的静谧。

我和乃木桑，静静地从长椅上起身。

分别的时间，已经近在眼前了。

乃木桑重归勇者之身，我重归禁闭之身。

我们再一次，回到各自不同的世界。

不由自主地，一种依依不舍的情绪支配了我。

像个笨蛋一样。

只是稍微向我展示一下软弱之处，我就无可奈何地舍不得分开了。

明明到了明天，我们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所以，我才不喜欢。

为了明天而活。

不管怎么挣扎，也只会迎来一成不变的每一天。

果然，还是干脆就这样——

「千景，要不要就这样……去什么地方？」

声音顺着傍晚的风传到我的耳中，我回过头来。

乃木桑伸出的手带着些许热量，仿佛正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昏暗的照明就像是夜空中漂浮的月亮一样，给了我一种莫名的遥远感。理由十分简单。因为我的焦点，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压在我上面的她身上。

「嗯……啾……」

「哈……嗯……」

好热。熔岩般的热量从交织的嘴唇传遍全身。那热量瞬间纾解了我的身体，又为回归到眼前的乃木桑而再度聚集于一点上。

「嗯姆……嗯嗯……」

「嗯噗……啾……哈……」

缠绵的舌头和彼此之间来来往往的唾液。是再好不过的春药了。越是去吸吮，那甜美的味道就越强烈地侵犯我的大脑。还想要更多。更多，再更多。这似乎不仅仅是春药，还有着麻药的作用。

「哈……哼……」

「哈……啊……………嗯嗯！」

连接着我们的银丝即将断掉时，乃木桑再次用她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唇。简直就像是要把线绑的更紧一样。

从家里带上所有的钱，我和乃木桑坐上了开往邻镇大束町的电车。

我不小心把家里能拿的现金几乎都拿上了，不过无论那种父母缺几天钱会怎样，都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乃木桑并没有特别责备我的行为。对于此事，她只是苦笑着说：「嘛，没什么不好的吧」。

「你也真是品行不端了呢」

我故意用挖苦的语气对坐在我旁边的乃木桑说道。

「今天，我已经决定不去考虑什么对错了」

因为想和你，直到天涯海角都在一起啊。

无法直视这样回以爽朗笑容的乃木桑，我背过了脸。

镇上的灯火和夜色渐浓的景色，预示了我和乃木桑的逃避之旅的开始。

我们原以为宾馆订房会是一道难关，但乃木桑一报出大社的名字，我们就被轻易地放行了。想不到勇者的头衔看来还是有点用处的。

「真小啊」

「这就没办法了。光是有空房就已经是万幸了」

考虑到资金和隐蔽的问题，我们决定去住商务宾馆。像这样，就我们两个初中生使用这种平时都是大人使用的地方，怎么说呢，背德感好强烈。

吃完晚饭，首先准备洗去彼此身上的汗水。乃木桑先洗完了，现在是我在洗澡……但是。

「怎么可能，不去想象啊」

我一边用花洒冲着头，一边在脑内模拟接下来的情节。

无法断定，会以想太多而告终。

自从白天那件事以后的，乃木桑的言行。

她是不是，在寻求着抚慰呢。

是不是，在寻求着郡千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

我从浴室回到房间，乃木桑正坐在床上看着外面。

她的表情难以辨别。但透过窗户射进来的月光照在她金丝般的头发上，给她带来了一种幻想风绘画般的气氛。

「迟了啊」

乃木桑仍然不看向这边。

「……你在哭吗？」

在像那个时候一样……流泪吗？

「每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偶尔会这样想」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这样回应道。

「球子和杏能够一起去世——说不定是很幸福的」

还是不转过头来。

「即使无法活着迎接明天，但只要今天能和重要的人一起死去……这不就是幸福的吗，我这样想」

那是，我曾经得出的充满矛盾的幸福论。

「我已经崩溃到，会说这样的泄气话了。不，是对自己坦诚了。」

说到这里，乃木桑转身面向我。

「这都是——拜你所赐啊」

她用既有点悲伤又似乎在苦笑的语气说道。

我憧憬的英雄，如今蜕变成了一名少女。

「嗯，说不定是拜我所赐呢」

据说有人能从摇摇欲坠的废墟中看出美来，现在的我，或许多少能理解，这种心情。

带着虚幻的笑容，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折断的，一朵花。少女乃木若叶身上，共存着无可比拟的脆弱和美丽。

我就像被诱蛾灯如字面意思所引诱的蛾子一样，一步一步地接近着乃木桑。

我爬上了床。廉价弹簧嘎吱……嘎吱……地发出了声响。缓慢地，但又扎实地缩短了距离。

几秒之后，我到达了乃木桑的身边。她正襟安坐，我则是四肢着地。根本谈不上一点儿像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由着我心中溢出的热情，醉心于我平时死也不会说出来的话中。

既然乃木若叶已然破溃——

那么郡千景，就大肆绽放吧。

「乃木桑，你看……月色，真美啊」

虽说知道一个舌吻的概念，但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还是让我受到了冲击。

「哈……哈……」

连前戏都还没开始，千景就已经体验到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视野闪烁。

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弱，还是乃木桑技巧太高明。至少我是没有那种余裕的。

还是说，两种原因都有……呢。

在用氧气循环不过来的脑袋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乃木桑的手伸向了我的衣服。

明明还隔着一层衣服，被触碰到的地方马上就开始发热了。

「嗯……啊……」

在衣服上抚摸着的手从缝隙侵入了进来。慢慢地慢慢地，手从腰部探到腹部，最后上升到了胸部……并没有这样。

乃木桑一脸担心地伸头看我。

——果然，还是会在意吧。

「……对不起……这么多伤」

即便愈合也不会消失的，我的伤痕。

她会对我丑陋的身体感到泄气吗。

然后，乃木桑的手像是在描摹我的伤痕一样，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起来。

我对我因为被直接触碰到而变得更加灼热的身体，自己感到了羞耻。

「呀……乃，乃木桑……」

声调不由自主地提高，从未听到过的凌乱的自己让我的脸更红了。

「千景，伤痕什么的没有关系。我想要你。我是打心底里，眷恋着你」

刚才的那个虚幻的少女到底去了哪儿呢，低声轻语的她，简直就是令我心荡神驰的捕食者。

「所以……嗯……为什……嗯啊！」

为什么要把这种话，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仿佛为了不让我继续说下去一样，强烈的快感突然袭来。

她的手，到达了 my 胸部。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体型是属于纤细的，所以并没有什么

自信就是了。

「千景……千景……!」

乃木桑就像是被附身了一样贪婪的蚕食着我。我对乃木桑这从未见过的第一次展示出来的样子，在心里感到了某种恐惧。

但是，更多的是喜悦。

乃木桑渴望着我。

乃木桑说我，让她眷恋。

「……嗯，乃木桑，等等」

「——啊，抱，抱歉……这样就和单方面侵犯你没什么区别了啊……」

乃木桑突然温顺了起来。这次变得好像小狗一样了。如果她长了狗耳的话，现在一定会沮丧地垂下来吧。真可爱。

「……不是的……你能渴求我，我很高兴……只是，那个……衣服……有点碍事」

「让我脱……可以吗？」

「…可以啊!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说出来」

「……知道了」

刚刚那么贪婪地吻我，却还在顾虑脱我的衣服吗。

她为我的伤痕着想而一直忍耐着这件事，让我有点高兴。

不一会儿，我身上的衣服就只剩内衣了。乃木桑说着不公平，就也跟我一起脱了。

……视线……

就算不去管伤痕的事，被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个……乃木桑？」

「——啊，抱歉……千景」

她像是回过神了似的回应道，然后就这样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抱住了我。

一股能够同时感受到饱经锻炼的有力和少女般的柔软的，不可思议的温暖笼罩住了我。

「虽然我只会，讲一些老套的感想……」

和乃木桑，视线交汇。

那沉醉于欢喜和灼热的欲望，却仍然不失庄重的眼瞳捕捉住了我。

「你真美」

仅仅三个字的，被用过无数遍的赞词。

为什么就这么地……

哪怕是万人称颂、亿人喝彩。

也不及你的这一句话。

裸露肌肤的零距离接触，让彼此的兴奋度并非相加，而是相乘般地上升着。

「嗯……不要……」

乃木桑的舌头像葡萄爬行似的舔上了我的脖子。又立马吸在肩上，留下了红色的花瓣。我早已放弃去数已经有多少个了。

吻痕意味着标记，是占有的证明，表示独占欲。我想起了我还在网上查过这种东西。乃木桑她，说不定意外地还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

所谓的兽性的一面，只有我才知道的，只有我才能看到的，最真实的她。

面对这个事实，我也抑制不住兴奋了。

什么嘛，在独占欲强这件事上，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嗯……哼……乃木桑，我也要」

怀着无法抑制的情绪，我也在她的胸口附近，心脏的正上方左右，刻下了印记。

「千——嗯……啊……」

第一次听到了，乃木桑有感觉的声音。

那声音震动鼓膜，化作一支利箭刺穿了我的天灵盖。

「再多……让我听听」

不行了，这下可不行了。

「千景，等等……嗯呃……」

我把乃木桑的胸罩挪开，冲动地向着她的右胸吸了上去。

沐浴露的味道中混杂着能分明感受到的她自己的香味。我一边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像是一个饥渴的婴儿一样又吸又舔。右手则紧紧抓住并进攻着另一侧的山丘。

乃木桑大小适中，形状端正的双丘恰恰好好地纳在了我的手中，简直就像是融为一体了一样，无法分离。揉一揉捏一捏，它就会告诉我它极致的柔软度。

「啊……千景……嗯嗯……别！」

想听更多你凌乱的声音。

想让你更多地啼鸣。

想要你渴求那千景。

「要……嗯……不……行！」

似乎快到极限了。不知是不是无意识的，她双手紧紧抱着我的头，为或许即将到来

的高潮做着准备。

最后，我再一次为在她的胸前留下彼岸花而用力吸吮时，她很简单地就高潮了。

「——」

乃木桑全身剧烈颤抖，几个刹那后弛缓了下来。她无力地向我依靠过来，舒服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身上。

「太棒了」

「……别这样……」

她满脸羞色，把脸埋在枕头里的样子，让我充满了巨大的愉悦和成就感。

只属于我的，东西。

只属于我的，乃木桑。

「乃木桑……最喜欢你了」

轻轻抚摸她金丝一般的头发。

我把手感如丝绸的头发，试着缠在了手指上。

「我的愿望，实现了」

「这样吗……那太好了」

想要获得幸福。

但是，这个愿望，绝不可能实现。

我曾经是这么想的，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我错了。

能给予我幸福的人，出现了。

那个人，和我一起变弱了。

世界一定会责难我们堕落吧。

那又如何。

夙愿得以绽放，我很幸福。

而且，她一定也——

「好……该轮到我了」

抚摸着头发的胳膊被乃木桑抓住，我被她按倒在了床上。虽说是我大意了，但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还是让我感到有点吃惊。

「诶？ 乃，乃木桑？」

脸明明在笑，那个……目光却好可怕。

「我乃木家有一条家训。『凡事必报』，千景给我的爱情、快乐……我也会全身心地和你做」

这也是她全新的一面？

……不。

要强的一面，还是老样子呢。

「温，温柔……一点」

这次是摆成了我被她为所欲为的姿势，重新和她面对面。

这么一看，可以看出乃木桑的身体真的是绝佳的体型……好羡慕。

就在我呆呆地这么想着的时候，

「——嗯」

乃木桑的手伸向了我的胸部。

被温柔地，缓慢地抚摸着，有点痒痒的，又有点舒服。

挑逗 Play？

明明平时都是怎么直怎么来，这种时候却这么拐弯抹角地进攻呢……

「……你意外地，还很爱捉弄人……呢」

她一副「真遗憾啊」的样子，回以了我苦笑。

「我想安安稳稳地珍惜这一刻。想让千景，好好地舒服起来啊」

回答竟会是这等有头无尾。

好高兴……虽然心情依然是很高兴……

「哈啊……哈……嗯……」

不仅仅胸部，乃木桑开始像刚才一样抚摸起了我的全身。仿佛是在描摹我身上处处都有的伤痕一样，让手指，让舌头来回移动。

缓慢但踏实地，我的脑中开始迸出火花。

「……嗯……哈……已，已经……可以了」

「……我弄得，不好吗？」

「……………知道了啦」

我执起乃木桑的手，引导到自己的私处。

在这方面，我已经向她认输到一个很没出息的地步了。

「我想……要你……快点」

「——我要进来了」

乃木桑的手指，进入了我的身体。

「嗯……噫……咕……！」

被贯穿的痛楚，超绝了我的想象。

即使遍体鳞伤，也一直守护着的纯洁。

不，或许只是我认为我这种不洁的存在的的第一次连夺走的价值都没有，而一直置之不顾至今罢了。

我泪眼汪汪地抬头看乃木桑。

她一边期待着接下来的事，一边又为担心我而露出不安的表情。

这样的一天，竟然会到来。

这种痛楚，这一瞬间，

我无法忘记。

也不想忘记。

「拜托……你，……继续吧」

「……难受的话，可要好好说出来啊」

手指一点点地动了起来。

为了不伤到我，缓缓地。

「咕……嗯啊……嗯唔……」

「千景，嗯……」

乃木桑拢过我的头，吻了我。

并不是贪婪地，而是温和地让舌头缠绵了过来。

以不慌不忙，像是要缓解我的痛苦的感觉。

「啊哼……嗯嗯……」

渐渐地，疼痛中开始夹杂着不一样的感觉了。

那感觉平缓而又强烈地，从下腹部流向了大脑。

「啊……！」

啪嗒！

从未有过的火花迸发在了脑中。

以此为分水岭，乃木桑的手指带给我的快感急速高涨。

「嗯啊啊……不要……那里……是……」

乃木桑或许是也注意到我的声音开始妩媚了起来，缓缓增大了手指的动作。

「千景……再多，让我听听」

她神情恍惚地，低声向我说道。

她正渴望，需要着我。

幸福，确实就存在于这里。

「嗯啊……啊……乃……木……桑」

现在，我清楚地明白了。

我喜欢乃木桑。

无论是被大家所依靠，崇高地战斗着的背影。

抑或是独自苦恼，暗地里叹息的背影。

还是牵起我的手，和我一起逃避的背影。

乃木桑的——一切，我全都。

「喜……欢」

感情化为话语，流露了出来。

「选择………了……我的，乃木桑」

思维开始全面短路。

在变成一片空白，之前。

「最……喜欢……了」

「——我也，最喜欢千景了」

一切时间于此刻停止。

此时世界中仅存彼此。

郡千景，和乃木若叶。

少女的愿望得以实现，

夙愿之花，绽放于此。

「乃木桑……乃木桑！」

「千景……！」

无法抑制住兴奋的我们，终于开始以一丝不挂的状态互相渴求。

「嗯啊……这，这是……」

「嗯……这么做，能更舒服一点」

我将自己的私处和乃木桑的私处紧紧贴在了一起。从彼此接触的地方，一股浊流一般的快感麻酥酥地涌了上来。根本不知道怎么才算做好，只是一味地，以无尽的爱意为原动力持续摇动着腰部。

「呃啊……啊啊……嗯！」

乃木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全身心投入到了快乐中一样。

桔梗淫乱盛开的妖娆姿态，使我自己的兴奋也达到了最高潮。

「……看来……嗯……你很，中意呢」

「哈……哈……好……好像要，回不去了」

脸上被汗水和眼泪弄得一团糟的我们相视而笑。

「才刚刚开始哦」

我们的私处溢满彼此的蜜液，仿佛马上就要溶在一起一样。我激烈地摩擦了其中彼此最能获得快感的那个地方。

「[……～～～～！]」

同时发出了，不成声的娇声。

「这个不……行……千……嗯呀！」

「再……多……崩坏一些……疯狂一些……」

不出所料，看来是成功碰到了乃木桑相同的地方。我已经所剩无几的思维残渣，似乎也要被这和之前相差悬殊的快感收割走了。

恐惧着孤独，害怕着死亡，对明天所绝望。

两个人逃避，沉醉于快乐，只为当下而活。

「千景……」

乃木桑伸出颤抖的手

「放心……吧」

贴在我的脸颊上

「因为我，想和千景一直在一起」

以宿有坚定意志的眼瞳

「我——不想死」

给了我，我最想要的^{话 语}泄气话。

「嗯哈……哈……啊嗯」

「嗯嗯……啊……」

自那之后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呢。

以彼此初生的姿态，一心一意地摩擦彼此的私处。

所谓相性，在客观上是无法证明的。但是，即使迎来了多次高潮，我和乃木桑也不曾疲软过。为了始终品尝眼前盛开花朵的蜜液，而让自己的花瓣染上了情色。

桔梗渴求着彼岸花

彼岸花渴求着桔梗

渴求而高潮，高潮而渴求。

「和我……在一起……」

「嗯……啊啊，一直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

「获得，幸福吧」

话语就此中断，回到了只有粗重呼吸的世界。

「……乃木……桑——！」

「……千景……——！」

永不结束的，生命的交合。想必终会溶为一体，升华成为一份心跳吧。

宣告祝福的晨光，正照耀着这两轮花。

那是我和乃木桑的，最后的战场。

「——乃木桑！」

我违反原本的作战计划赶到了乃木桑身边，眼前，最糟糕的状况正在展开。

乃木桑因为超负荷使用大天狗引发了字面意思的过热，已经连站都快站不起来了。

周围还环绕着无数的星屑，更有两只大型完成体 Vertex。

名副其实的穷途末路。几秒后，乃木桑就会遭到总攻，生命被吞噬殆尽。

怎么可能让它们得逞。

那个人死的时候——

「住手————！」

用玉藻前的咒毒将周围的普通个体抹去。把两个大型个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分身出来的诱饵上。

能力的过度使用使我体内的妖狐发狂乱闹。突然传来了一阵仿佛内脏被咬破的剧痛，但我还是拼命压制住了。

好不容易到达了乃木桑的身边，把她架了起来。

虽然情况十分糟糕，但还来得及。

只要现在立刻从树海撤退，进行治疗。

「千，千……景」

「你这么一副皮开肉绽的样子就不要说话了」

「你能来……我很高兴……啊」

「所以说啊！ 你知道别人有多……」

——咕嘟。

「嘎……咕嘟……！」

突然，我和乃木桑被巨大的水泡包裹了。

当我意识到这是大型个体的能力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我挣扎着想要出去，但水却像是在拨开铅块一样沉重。

玉藻前是以绝对防御和咒毒见长的精灵。这拥有有机动力和高温能力的大天狗很容易就能突破的水泡，正是针对千景撒手锏的天敌。

「……………咕嘟……」

比起尚有体力的我，乃木桑的情况更加不妙。

必须想出办法才行。

仿佛是在嘲笑控制不住焦躁情绪的我一样，这次则是那个长着巨大的角的大型个体，振动起自己的角向着水泡刺了进来。水泡开始起泡，顷刻间激流涌动。

「咕嘟……嘎哈！」

——想到了。

最后的……手段。

我本以为永远不会用到的。玉藻前最后的，拼命挣扎。

用了这个会怎么样，其实我也不清楚。由于那段逸闻，本来在大社内部和同伴之间都是决定不去使用它的。

但这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凭直觉，我如此确信。

刹那间……脑海里闪过了我能预料到的最坏的结局。

我用尽全力把它从脑海里赶走。

「我们，永远在一起吧……乃木桑」

以再一次的亲吻为誓约。

给了她，仅仅嘴唇相碰的吻。

「……？ 千……景？」

乃木桑的意识恢复了。姑且算是成功了。

有一件，最后必须确认的事。

「乃木桑」

我想再听一次你的话语。

「你能和我，一起幸福吗？」

乃木桑……似乎理解了一切。

即便如此，还是带着和那时一样的笑容

「当然了。我们，一起幸福吧」

再一次，和我发誓。

我本以为作为勇者而生，作为勇者而死会是自己的宿命。不管是家人，还是大赦的人们，还是民众，都只是期待着强大的勇者乃木若叶。就连唯一的青梅竹马，也说着「若叶酱是个坚强的人！」给予了完全的信赖。

我十分高兴……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被授予神的力量，背负着四国，背负着人类战斗的英雄。以及，为死去的同学复仇。不能说，我一丁点儿都没有沉醉于，作为身负惨祸的英雄的自己。

现实是残酷的。

球子和杏死去的瞬间，至今仍历历在目。球子曾经沾满带骨鸡酱汁的嘴边，沾满了黑红色的血。杏曾经看着我们的闹剧闪闪发光的眼睛，溢满了血泪。

残杀，只能这么形容。

那光景在使我憎恨之火猛烈燃烧的同时，也在英雄乃木若叶的壳上，留下了决定性的裂痕。

那根针的下一个牺牲者，可能就是我。

内心深处，我十分害怕。但是那样的言辞，那样的表情……作为乃木若叶是绝对不能表现出来的。所以，当友奈使用酒吞童子歼灭了 Vertex 的时候，我在心里某处是松了一口气的。

从那以后，我拼命压抑心中萌生的恐惧，继续扮演起了「平常」的我。如果被人知道我在害怕，那这次一切就都完了。

千景暴走的时候，我内心也很羡慕她。

我也想像你一样，向谁倾诉自己的软弱。

就算是我，也是想去依靠谁的。

我不想讲大道理，我想说丧气话。

就在那时，你这么对我说了吧。

——和我一样——只是个弱小的人啊——

千景的话，对我是多么大的救赎啊。

爱的不是英雄乃木若叶，而是单纯的我这一点，让我是多么的高兴。

所以，我决定了。

既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你，寻求着我的话……

我就只为了你，成为那带来幸福的鸟吧。

神世纪七十二年 二月十四日

那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一样的物体。

白色的地面上，刻有两种不同颜色的植物彼此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图案。

深红色的桔梗，和群青色的彼岸花。

对于颜色和这两种花使人想起的颜色正相反这件事，大赦内的神官和巫女都感到不可思议。

除了一位年事已高的上里家巫女之外。

那位巫女在念完祝词后，触碰了物体的表面。

扑通、扑通地，那物体正在搏动。

不可思议的是，很多神官都异口同声地说，虽然只有一份搏动，但听起来却像是两份搏动重合在一起一样。

巫女感受到了延续几十年的实实在在的生命，流着泪喃喃道。

「现在也在那里，做着幸福的梦吧……若叶酱……千景桑……」

那块石头，名为「杀生石」。